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定情人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四部长篇小说文册



主编：刘以林

定情人

著者：〔清〕不著撰人

缩编：蒋家举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幘，进盘殄，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本书讲的是四川双流县宦家子弟双星与浙江绍兴府江蕊珠的爱情故事。双星早年丧父，老母双夫人多次劝他早日娶妻生子，但是风流多才的双星发誓：若不遇定情之人，情愿一世孤单。为了早日找到心目中的定情之人，双星游学至浙江绍兴府，与江阁老之女江蕊珠小姐相识，才子遇佳人，两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邻县赫公子曾向江小姐求婚，因遭江家拒绝，遂买通姚太监，选江蕊珠入宫，江蕊珠投水守身殉情，幸遇救。双星考中状元，屠附马欲招为婿，双星拒绝，屠附马公报私仇，遂派双星出国履险。双星不辱使命，因功受封，知蕊珠未死，有情人终成眷属。二人一时成为世人传颂的忠于爱情的典型。

诗曰：

好色原兼性与情，故令人欲险难平。

苦依胡妇何曾死，归对黎涡尚突生。

况是轻盈过燕燕，更加娇丽胜莺莺。

若非心有相安处，未免摇摇作旆旌。

话说当年，四川成都府双流县有一宦家子弟叫做双星，字不夜。双星幼年丧父，有一弟名双辰。双星聪明秀美，十五岁上便进了学，才貌俱佳，一时惊动城中有女之家，纷纷要求双星为婿。不料双星总是摇头不允，无论双夫人怎样规劝也耐何他不得。

过了些时日，一现任显宦托缙绅媒人来议亲。不料双星同样推辞了事，双夫人无耐，只好央求双星好友庞襄相劝道：“令堂为兄亲事十分着急，不知兄为何总是推辞不允，莫非兄有不娶之意？”双星道：“夫妇五伦之一，为何不娶？”庞襄道：“既然

要娶，为何显宦良姻皆辞去？”双星道：“请教吾兄所说这段亲事，怎见得就是显宦良姻？”庞襄道：“官尊则为显宦，显宦之女，门楣荣耀，则为良姻。”双星听后笑曰：“兄所论者，皆一时之浅见耳。若说官尊为显宦，若一天罢官降职，则宦不显而门楣冷落，则其女之姻，良乎不良乎？其实所谓良姻者，其女出周南之遗，住河洲之上，关雎赋性，窈窕为容，百辆迎来，三星会合，无论宜室宜家，有鼓钟琴瑟之乐。即不幸而贫贱，糟糠亦画春山之眉而乐饥，不以时事之坎坷，而乘唱随之情。此乃所谓之佳偶也。”庞襄听了也笑道：“兄想得倒也不错，但若果真按此想法去娶亲，恐怕今生今世也休想娶成了。因为才貌俱全的佳人，这世间哪里去寻？”双星道：“天地既生了我双不夜，就定会有一才美兼全的佳人与我作配。况我读得几卷诗书，写得几篇文字，怎能匆匆娶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丑妇，怎样与之朝夕相处？何况小弟尚幼，再迟三五年也不妨。请兄不要替小弟着急。”庞襄见相劝不成，便回报双夫人道：“令郎之意，全不在‘富贵’二字。只要有一绝色女子，与令郎自相中意，便可成事。若只管泛泛撮合，断然无用。”

数日之后，众媒人东寻西访，找出了十几家出类拔萃的女子。双夫人又请庞襄撺掇双星各家去

看。双星迫于母命，只得与庞襄同往。庞襄见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子，生得乌头绿鬓，粉白脂红，早魂都消尽，以为双星必然中意。不料双星看了这个嫌瘦，那个憎肥；不怪其太白，就厌其太红，无一中意。庞襄不禁急了起来，说道：“不夜兄，不是小弟说你，这些女子，夭夭如桃，盈盈似柳，比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差不离，为何你竟视之如闲花野草，略不注目凝盼，无乃矫之太过，近于不情乎？”双星曰：“兄非情中人，如何知情之深浅？好恶之情，出之性命，怎生矫得？”庞襄道：“既非矫情，如此娇丽佳人，小弟看得魂都消尽，而仁兄独如司空见惯，无一人中意，岂尽看得不美？”双星曰：“有女如玉，怎说不美？美虽美矣，却少咏雪才情，吟风韵度，故少逊一筹，不足定人之情耳。”庞襄道：“小弟以为姿容是实，那些才情韵度乃属渺茫，怎能为此虚应之故事，以缺宗嗣大论，而失慈母之望，岂仁兄大孝之所出？莫若勉结丝萝，以完夫妻之案。”双星道：“仁兄所言极是。但夫妻之伦与君臣父子不同。君臣父子之伦，出乎性者也，性中只一忠孝尽之矣。夫妻和合，性而兼情者也。情生情灭，情浅情深，人皆不能自主。遇魂消心醉之人，满其所望，方一定而不移。小弟今若草草婚姻，终身无所遇，倒也相安无事。倘再遇绝色佳人，却如何发付？若

不爱，则情动于中，岂能自制；若贪后弃前，薄幸何辞？不知兄将如何教我？”庞襄道：“意外逢才美，也非必无之事。倘或有之，金屋藏娇亦未不可。”双星笑曰：“兄何看得金屋太重，而才美女子之甚轻耶？若有幸得遇左嫔其人者，性命可以不有，富贵可以全捐。金屋不过贮美人之地，何敢辱我才慧之淑媛？吾兄不知有海，故见水即惊耳。”庞襄道：“桃花红得可怜，梨花白得可爱，不知仁兄以何为海，以何为水？”双星道：“吾亦不知孰为轻重，孰为短长，但凭吾情以为衡量耳。吾之情，自有吾情之生灭浅深，吾情若见桃花之红而动，得桃花之红而即定，则吾以桃为海，而愿与之终身偕老矣。吾情若见梨花之白而不动，即得梨花之白而亦不定，则吾以梨花为水，虽一时亦不愿与之同心矣。实与兄说，小弟若不遇定情之人，宁愿一生孤单。承兄雅爱谆谆，弟不敢拒逆，无奈性情如此，望兄谅解。”庞襄听了，知不可强，遂回复了双夫人，双夫人也无可奈何。正是：

纷丝纠结费经纶，野马狂奔岂易驯。

情到不堪宁贴处，必须寻个定情人。

过了些时日，双夫人放心不下，又与双星说道：“婚姻大事，乃少年必不可缓之事。你只管这样悠悠忽忽，教我如何放心得下。”双星听了，沉默半

响道：“既然母亲如此着急，孩儿只得去寻一个媳妇来侍奉母亲了。”双夫人听了喜上眉梢，忙问：“你要到哪里去寻？”双星道：“这双流县、成都府都未必能寻到，孩儿信步而去，千里有缘，突然相遇也未可知，哪里定得地方？”双夫人道：“此去须要认真考虑终身之大事，切莫为朋友诗酒留连，误了大事。一路行程，须与娘说明，使娘倚闾有方耳。”双星道：“文章气运，闺秀风流，莫不胜于东南一带，孩儿今去闽浙大地及大江以南，细细流览山川花柳之妙，孩儿想人杰地灵，此行定有所遇。”双夫人遂收拾冬裘夏葛，密缝针线，以明慈母之爱。临行时又取出父亲的旧同门录，交与双星，道：“你父同年故旧，天下皆有，所到之处，可去拜拜，虽不望破格垂青，便小小做个地主，也强似客寓。我还依稀记得，你父曾有一厚交，曾要过继你为子，又要将女儿许配与你，彼时说得分十分亲切。”双星一一领受在心，择一上好出行的日子，拜别母亲兄弟，使书童青云、野鹤挑了琴剑书箱、铺程行李，出门而去。正是：

琴剑翩翩促去装，不辞辛苦到他乡。

尽疑负笈求师友，谁道河洲苜蓿忙。

双星上了大路，主仆三人逢山过山，遇水渡水，一路寻香觅味，触景生情，故此在路也不计日

月，有佳处即便停留，或登高舒啸，或临流赋诗，或途中连宵僧舍。遇花赏花，见柳看柳，一路过了闽浙大地，虽见过名山大川、名人韵士，也见了些游春靓女、乔扮娇娃，然并未见一绝色佳人，心下不觉骇然道：“我这些时寻访，可谓尽心竭力，然并未见一属目之人，与吾乡何异？若这样访求，纵寻遍天涯，老死途中，终难邀淑女之怜，岂不是水中捞月？”想到此处，便觉兴致索然，因又想道：“我既具此苦心，岂可半途而废。况且从来闺秀，深居闺中，尚恐春光透泄，岂可在郊原之间可遇而得也。”于是又勇往而前。正是：

天台有路接蓝桥，多少红丝系凤箫。

寻到关雎洲渚上，管教琴瑟赋桃夭。

又行了数日，双星见山明水秀，人物秀雅，与他处不同，不胜大喜，寻问土人方知到了浙江山阴会稽。双星大喜道：“吾闻会稽诸暨、兰亭、禹穴胜迹，皆聚于此，虽是人之代谢，年远无征，然必有基址可存。我今至此，岂可不流览一番，必留佳话。”只因这一番流览，有分教：溪边钓叟说出前缘，兰室名姝重提往事。不知双星所遇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二

词云：

随地求才，逢花问色，一才一色何曾得。无端说出旧行藏，忽然透出真消息。他但闻名，我原不识，这番相见真难测。莫惊莫怪莫疑猜，大都还是红丝力。

——《踏莎行》

双星一路来拜访了父亲的几位同年故旧，谁知人情世态，十分冷淡。不过双星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并不在意。等到了山阴会稽地方，不胜欢喜，要去游览一番。青云、野鹤二人奉命寻找下处，寻了半日，只找到一古寺，二人说明来意，寺僧热情相迎。双星到了山门，细看匾额上是惠度禅林。宾主相见客气一番，不一时寺僧送上茶来。静远法师见双星谦虚好学，乃向双星告以典故历史。此山旧名剡山，后又改名鹿胎山，寺名惠度。双星又问这些远近古迹，静远法师皆对答如流。双星大喜，因想

道：“浙人果然出言不俗，缙流亦是如此。”静远起身邀双星到三间雪洞般的小禅房中来，里面幽雅洁净，床帐俱全。双星笑对静远道：“学生今日得一佛印矣。”静远笑道：“公子实过坡公，小僧不敢居也。”少顷，小沙弥送上茶点，静远与双星谈得甚是投机，双星欣然住下。

次日，双星带了青云游山玩水，好不自在。忽一日行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古木参天之处，见一带居民，在山环水抱之中，十分得地。双星入去，见往来之人，徐行缓步，举动斯文，暗想道：“此处必人杰地灵，不然亦有隐逸高士在内。”因问里人道：“此处是甚么地方？”那人道：“此处地名笔花墅，内有梦笔桥。又有王羲之的墨池、范仲淹的清白堂，又有越王台、蓬莱阁等许多胜迹。”双星听说这里有如此之多的名胜，大喜，同青云漫步而来。正是：

关关雎鸟在河洲，草草花花尽好逑。

天意不知何所在，忽牵一缕到溪头。

却说这地方，有一大老，姓江名章字鉴湖，是江淹二十代的玄孙。这江章少年登第，后因子嗣艰难，宦途无兴，急流勇退，优游林下，自得其乐。后江夫人梦得珠而生一女，名唤蕊珠，欲比花蕊夫人之才色。这蕊珠小姐花容月貌，聪慧异常，深得江

章夫妻之痛爱，遂悉心教导。十一二岁时文章诗词皆有惊人之句；十三四岁时，这蕊珠小姐长得异样娇姿，风流堪画。周围缙绅之家，闻知蕊珠小姐才多貌美，常常央媒求聘，然皆不能令江章中意。蕊珠小姐住于万卉园中拂云楼上，楼上有看不尽的诗书，园中有玩不了的景致。又有若霞、彩云两倩丽侍女。小姐在拂云楼上，终日吟诗作画；倦时进园看花玩柳，见景题诗，好不逍遥自在。

且说这江章无事，带领小童，到了灵圯桥边钓鱼为乐。恰好这日双星带了青云，依着曲径盘旋，又沿着小河，看那涓涓逝水。走到灵圯桥边见一老者端坐溪边，手执丝纶，怡然不动。只见那老者：

半重白发半乌头，自是公卿学隐流。

除去桐江兼渭水，有谁能具此纶钩。

双星看了，不免骇然惊喜道：“此老相貌不凡，形容苍古，定是一位用世之大隐君子，不可错过。”于是将巾幘衣服一整，缓步向前，来到老者身后，低声说道：“老先生钓鳌巨手，为何移情于此巨口之细鳞，无亦仿蹈海之遗意乎？”老者见水中微动，有鱼戏钩，正在出神之时，忽听有人与之说话，抬头一看此少年：

亭亭落落又翩翩，貌近风流又近颠。

若问少年谁得似，依稀张绪是当年。

老者见他出口不俗，人物秀美，行动文雅，不胜起敬，乃放下丝纶与之施礼。礼毕，即命小童移过小机，请他坐下，笑着说道：“老夫年迈，已破浮云，今日午梦初回，借此适意，然意不在鱼耳，何敢当足下过誉！”双星道：“鱼爱香饵，人贪厚爵。老先生看透机关，借此游戏，非高蹈而何？”江章笑道：“此机关只可在功成名就之后而为。足下英英俊颜，前程远大，为何不事芸窗，负剑携琴，放诞于山水之间？”双星见问，忙答道：“小子双星，四川人氏。先父官拜春卿，不幸早逝。自愧才疏学浅，偏隅乏友，故负笈东南，寻师问难，光阴虚度，年方十九。”老者听完，不觉大惊道：“令尊莫非台讳佳文么？”双星忙应道：“正是。”老者听后大喜，笑嘻嘻说道：“原来就是我同年结义之子。十余年来，音信杳然，不料今日恰恰遇着。”双星听了，也惊喜道：“小侄年幼无知，敢问老伯是何台鼎？敢乞明示，以便登堂展拜。”于是江章将其父之事及自身情况一一告于双星。双星亦将母亲兄弟之事俱告于江章，江章听后大喜，便携双星，缓步而归。正是：

出门原为觅奇缘，蓦然相逢是偶然。

尽道欢然逢故旧，谁知恰是赤绳牵。

江章一路说说笑笑，同着双星到家。走至厅中，双星便要拜见，江章止住，遂带了双星同入后

堂，来见夫人道：“你一向思念双家元哥，不期今日忽来此相遇。”夫人听了又惊又喜，忙问：“我那双元哥在哪？”江章指着双星道：“这不是。”江夫人定睛再看道：“想起当时，元哥还在怀中，继名于我。别后数年，不想长得如此俊秀，我竟认不得了。今日不期而遇，真天意也。”双星见二老叫出他乳名来，知是真情，忙纳兴八拜道：“双星不肖，今日蒙二大人指明方知，又蒙结义抚养为子，恩深义重，竟未报恩，罪若丘山矣！望二大人恕之。”江章夫妇听后大喜，即着人整治酒菜为双公子接风洗尘。双星因问道：“不知二大人膝下，是谁侍奉？”江章道：“一小女朝夕相伴，倒也颇不寂寞。”双星道：“原来有个妹妹承欢，则辨弦咏雪，自不减斑衣了。”江章微笑道：“他人面前，不便直言；今对不夜，自家兄妹，怎好客套之言。你妹子聪慧多才。”双星道：“贤妹仙苑明珠，自不同凡品。”江夫人遂命侍女彩云去请小姐出来与双公子相见。

彩云领命，连忙走上拂云楼来，笑嘻嘻说道：“夫人有命，叫贱妾请小姐出去，与双公子相见。”蕊珠小姐听了，连忙问道：“这双公子是谁？为何要我去见他？”彩云道：“这双公子是四川人，是当初老爷夫人在京做官时的八拜之交双侍郎老爷的公子。因老爷夫人爱他，遂继名在老爷夫人名上。后

来双公子父亲死了，同他母亲回家，一去杳无音信十几年。今日老爷在外闲行，不期而遇，说起缘故，请了来家。这双公子仪表非俗，竟象个女儿般标致，小姐见时，还认他是个女儿哩。”小姐听了，半晌道：“原来是他，只是他一个生人，怎好去相见？”彩云道：“夫人说过，他是从小时拜认为子的，与小姐是兄妹一般，不妨相见。老爷夫人在外面立等，请小姐出去拜见。”小姐听了，见不能推辞，只得走近妆台前，匀梳发鬓，钗分左右。此时初夏时节，小姐穿一件柳芽织锦绉纱团花衫儿，外罩了一件玄色堆花比甲，罗裙八幅，又束着五色丝绦，上绾着佩环，脚下穿着练白绉纱绣成荷花瓣儿的一双膝裤，微微露出一双红鞋。轻移莲步，不一时走近屏门之后，彩云先走进去，对老爷夫人说道：“小姐请来也。”

此时双星久已听见夫人差侍女去请小姐出来相见，心中也只是和原来一样，全不动念。正说着些家事，忽听侍女说小姐来也，忙抬头一看，但见轻云冉冉，走出厅来的小姐生得：

花不肥，柳不瘦，别样身材。珠生辉，玉生润，异人颜色。眉梢横淡墨，灰春山之太媚；眼角湛文星，笑秋水之无神。体轻盈，而金莲蹙蹙展花笺；指纤长，而玉